

唧唧訴叫，在這時候的乞伯仔，撫摸着牛頭，凝視着他的神氣，發現其極度萎靡的樣子，體溫有點高，他順便拿了一把草，試試牠的食慾如何？可是可憐的赤牛母，垂着頭，只微啓其嘴唇，試欲含嚼，但是齒根無力，重再吐出，兩眼凝視着乞伯仔，好像要對他說話的樣子，牠的犢兒站在牠的傍邊，顯出很可憐的樣子，乞伯仔知道不妙了，馬上把另一隻的水牛及赤犢兒疏開到厝後的稻草間，在那瞬間，忽然聽到一陣強烈的聲音，大概是交尾，一時毛孔悚然，背部慄了一陣寒冷，罵了一聲：「……幹您母……」，在這時候，東嫂仔正把洗了槽的水，由灶間的窗門潑出來，潑到乞伯仔的肩部，其實乞伯仔是在罵貓，可是東嫂仔以為是在罵她，所以有點不服氣地說：「……乞伯仔，我非故意的呀！你又何必這樣的歹嘴呢？……你這麼早八早就牽牛要到那裡去呢？……我這裡有點冷飯，想要炒豬油給你用燒……好嗎？」乞伯仔沒有應答，東嫂仔惱說：「……你這個老古怪，人家好意問你，你亦不作答，哼！排什麼架子呢？你亦無想這樣老了，依然一點修養都沒有，老是那樣的驕傲！莫怪人家說你永遠是林家的死忠奴僕，林家三代用過的人，個個都發財了，惟有你這隻老牛，死耕人家的田土，終日勞苦耕犁，所得者亦無過是一把草而已……」

「你這個老妖精……我是老牛，你是什麼呢？豈不是村中的一隻老狐狸精嗎？你用洗了槽的水潑我，我沒有罵你，你竟然反過來罵我，牛母病了，我那裡有心和你拍納涼呢？多謝你炒冷飯的好意……我老矣，無能爲了，況且我的老運亦要跟隨着世情的變遷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那裡比得你的好老運呢？……」東嫂仔是隔壁郭家的一炊飯婦，亦經已五十歲了，年青時候，有如一朵春仔花的姿色，生性風流，自她的丈夫死後，只守寡着一個獨生的女孩「阿網」，不幸阿網於小學三年的時候，因玩繩毬，跌成了一腳，不幸遂成了一個跛女，今年經已二十八歲了，還沒有結婚，也許她要選人，人亦要選她，七除八扣，終不成事，時常自嘆春晚了，還是無人問津，可是她有一手的好針番，面貌亦生得肥白可愛，她能裁剪女人最新式的服裝，論品行却亦不錯，但因出身低微，理想又高，時常幻想着將來的華夢，一早上起床便獨自向鏡化粧，左顧右盼，掠髮痴笑，大有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心情，她自想加我這樣的美貌，那裡有遜色於壁上的那一幀美人圖呢？她忘記了自己是一個跛女，雖然她的母親東嫂仔用盡了萬般的心神，希望能得到一個好招婿，到了現在尚未有頭緒，她恨殺了當時不該使她入學校，否則不致由繩毬跌下來，她常說：「女人讀什麼書？只得面貌生得美，何怕不出身，不能做富人的太太，假如阿網不跛的話，村中那一個小姐能比得起她呢？該死！可憐的孩子阿網，我不是生你不完整的呀！好好的，一個女兒，變成這樣的殘廢難看！怎麼叫我不苦死呢？咱亦無嫁粧可以加掛人家，那裡找得好女婿呢？……千錯萬錯都錯在我的身上……」東嫂仔的心性，表面上雖然帶點風流氣，但是內心却不亂，年青時候，就私戀了乞伯仔！但是乞伯仔甚討厭她的行爲不檢點，雖然實際上無有什麼不好，但是看不慣她的風度，所以終不成爲夫婦，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間，彼此都變成老婦老夫了！她自丈夫死後，依然死釘在乞伯仔的身上，所以用心計較地尋到林家隔壁的郭家來做炊飯婦，雖然待遇不大好，却亦忍受，所愛慕者，是朝夕可以看見乞伯仔的臉，開玩笑，則每日之勞苦，如服了胃散一樣的心滿意，那知乞伯仔是個規矩人，除了應答了她幾句幽默諷刺的話以外，完全無動於中，可憐東嫂仔的痴情未死，時常作那紅杏出牆的苦悶心思與乞伯仔作交纏。(待續)

東臺唯一設備完善油廠

美援黃豆指定榨製工廠

出品標準 豆餅精煉 花生油

大慶成油廠

經理 王作昌

廠址：花蓮市節約街十四號
 電話：四一號電報掛號〇一五五號
 臺北辦事處：武昌街二段三三號
 電話：二二六九七號電報掛號二四一七號

義堂橡膠廠總廠

廠址：士林鎮大東路十三號
 電話：士林二二七號

臺南營業所

地址：臺南市民族路一二二號
 電話：臺南八二二號轉

臺中營業所

地址：臺中市中正路寶貴巷一號
 電話：臺中三二九號轉

臺北聯絡處

地址：臺北市南京西路三八號
 電話：臺北四四〇七四號



標商子獅

獅牌球鞋 獅牌輪胎



標商輪車